

上海文艺作品何以在“五个一”实现“全覆盖”

◆ 朱光



舞台上,当抱着炸药包的解放军战士被跳板另一头的战友“弹射”出去,连人带炸药坠入敌军阵营时,台下观众感佩地为饱含力量的义举鼓掌连连;上海解放胜利之际,战士仿佛黄铜雕塑般“凝固”成雕像之时,一只白鸽充满生机地飞来,观众又因为这一动一静形成的审美对比及其期盼和平的内涵而泪如雨下……从来没有一台杂技节目像杂技剧《战上海》那样,把杂技的纯粹技术融入红色主题战争叙事,还能唤起观众像看电影一般深切的情感互动。以至于,全国同行都被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激发出史无前例的文化自信和职业认同,佩服海派文化包含的创新力、想象力、破圈力、融合力……

“五个一”组织工作先进单位和优秀作品进行表彰,其中上海申报的十部作品再创佳绩。电视剧《功勋》、图书《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习近平上海足迹》获得特别奖,电影《奇迹·笨小孩》《攀登者》、电视剧《人世间》《超越》、杂技剧《战上海》、广播剧《黑色沃土》、歌曲《一起向未来》、图书《千里江山图》获优秀作品奖,取得所有申报门类和奖项品类“全覆盖”,实现电视剧门类“大满贯”,创历史最好成绩,上海市委宣传部获组织工作奖。



《人世间》一定名列前茅。在该剧之前,雷佳音以“大头”出名;在该剧之后,雷佳音以“时代好人周秉昆”彪炳史册——赢得金鹰奖最佳男主角。但是能为雷佳音塑造出如此感人至深的角色的,是编剧团队、制作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毫无疑问,一度、二度、三度创作都是不断加分、升华的过程。最核心的是——他们是以最广大的人民为观众对象,以他们所期盼的模样勾勒艺术作品。深扎于民的作品必然回归于民、回馈于民。电视剧《功勋》以首批八位“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为物原型,既展现人物功勋卓越的职业生涯,也着重于他们为子女、父母、夫妻的人之常情——细细想来,他们远不如常人那样容易获得常情——这就是最打动人的地方。同样,票房成绩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选择”。据公开数据,电影《奇迹·笨小孩》《攀登者》的总票房分别是13.77亿元和10.88亿元。一张张电影票,就是一张张“我最喜爱的电影”选票。

其次,根植于城市基因的海派文化,赋予了艺术作品“两创”的形式与内涵。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形容杂技剧《战上海》最为贴切的褒奖。杂技转化为叙事剧,叙事中蕴含杂技技术的创新,乃至不仅达成了生死恋的情感链接,甚至还有如功夫电影里的无厘头喜感。《战上海》让看杂技的情感不再仅限于惊讶、惊叹,还有揪心、伤感、激情乃至胜利的欢呼!真是跌宕起伏。至于小说《千里江山图》,开卷之前,还误以为这是一部与舞剧《只此青绿》有关的宋朝美学叙事。岂料,作者孙甘

露像是提着一盏马灯,手持一份地图,引领读者进入1933年的上海谍战大戏之中……在扣人心弦的情节构建和人物塑造的过程中,结构紧凑地铺陈出理想主义者那点亮理想之火在上海、广州、南京的街巷中未明未暗地前行。似乎烟火气缭绕,又似乎杀机四伏;似乎四面楚歌,又似乎生机在前……他钩沉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等城市活动的足印,并确保尽可能符合史实——这个过程也正是伴随着上海城市文明脉络日益清晰的过程,其中既有来自乡野,也有来自海外当然也包括深植于本埠的各类基因。这本小说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解读为何上海会成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

呈现历史的影视维度

——从纪实文学《战上海》改编成《破晓东方》说起

◆ 蒋应红



12月23日,改编自党史、军事专家刘统的纪实文学作品《战上海》的电视连续剧《破晓东方》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重磅开播。对于在此前两天去世的刘统先生而言,终究未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作品“触电”,这是遗憾的,但是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刘统先生的生命又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破晓东方》是二十大后的第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其意义重大,自不必说。由于才开播播出,出于评论的严谨性考虑,我们不能得出先入为主的观点,只能从将文学作品《战上海》改编成影视剧《破晓东方》的这种现实出发,来思考历史剧的历史真实、现实价值等问题。

首先,历史剧的第一要务是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历史剧的重要使命就是承载历史、反映历史,“历史”是“剧”的一个严肃限定词。“历史”让“剧”有了厚重感,而“剧”则让“历史”更具贴近性。因此,历史就不应该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很遗憾,不管是当下流行的宫廷剧、帝王剧,还是抗日神剧,却大都让历史“出离”,在过度的娱乐化、戏谑化、庸俗化中解构历史、歪曲历史,将历史导向了虚无主义的歧途。文学创作者一错再错,而改编者将错就错。试问,没有正确的史观,怎能培养健康的史感?历史剧中的真实性失守,这是当前为人诟病的主要症结所在。

电视剧《破晓东方》改编自刘统的纪实文学作品《战上海》,由“纪实”保底,这部剧就不可能

在历史的真实性上有过多虚构性的偏离。刘统首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作家”只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身份。作为知名历史学家,他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中国军事史研究,出版过《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跨海之战:金门·海南·一江山》《决战:华东解放战争1945—1949》《决战:东北解放战争1945—1948》《决战:中原西南解放战争1945—1951》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有了这些厚实的学术研究做基础,《战上海》的创作,感性审美必然让位于理性思考,文学想象一定在历史的求真务实态度中展开。“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可以说,《战上海》是《破晓东方》之本、之根,根固本正,《破晓东方》自然会为我们展现本真的历史面相和荡气回肠的历史精神。

其次,历史剧当用艺术的手法回应现实,为现实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补充一股有秩序前进的精神能量。关注现实,方显历史的温度和价值,所谓“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就目前而言,经历了三年疫情,全国上下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恢复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央视推出电视剧《破晓东方》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破晓东方》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出品,霍尔果斯贰零壹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陕西文化产业(影视)投资有限公司、百锦城影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电影制片厂、北京文投剧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上

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联合出品。电视剧主要讲述了上海解放后,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陈云、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披肝沥胆、百折不挠,着力恢复经济秩序、改善民生、发展文化教育,用信念和智慧让上海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旧貌换新颜”。不可否认,而今的上海能成为国际大都市,与老一辈共产党人的这份艰苦卓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革命先辈身上政治智慧、为民情怀与实干精神,将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之路。”

当然,这也是纪实文学《战上海》的主题诉求,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在历史的框架内,展开文学叙事,以出于史、入于文的手法,从上海解放战役为切入点,以恢复战后社会经济秩序为主体,中间勾连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打击投机、稳定市场、清除特务、维护社会稳定、移风易俗等措施,为我们生动展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发展的曲折和艰难。以往不谏,来者可追,当我们今天再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想,《战上海》也许能为我们破解当下的困境提供历史的参考。当然,这也是历史剧《破晓东方》的职责所系和价值所在。

以上从历史真实和现实关怀两个维度谈论了文学改编影视剧当坚守的原则,推而广之,这也是所有优秀文学作品“触电”的康庄大道,是成功将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不二法门。从这个角度来说,纪实文学《战上海》和电视剧《破晓东方》异曲同工,在初心上是一脉相承的。

林距离 非黑,无以显其白

◆ 林明杰



有些艺术家不像毕加索、齐白石那样家喻户晓,但他们在艺术史上的分量却丝毫不轻。两个月前去世的法国艺术家皮埃尔·苏拉热就是如此。法国为其举办国葬,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在寒风中为他送行。

国内知道苏拉热这个名字的艺术爱好者并不多。苏拉热的画恐怕会让更多人感到莫名其妙。他一生几乎只用一种颜色作画,那就是黑色。他早期的画,比喻得雅点,有点像中国书法;比喻得俗点,像是倒塌的房屋木结构——用“横七竖八”的粗黑线条构建抽象画面。

晚年,他家性一片黑,黑天黑地。乍一看,以为是单晶硅太阳能光伏板。

我一直困惑,到底是日本的井上有一启发了苏拉热,还是苏拉热启发了井上有一?井上只比苏拉热大3岁。不过井上1985年就去世了,而苏拉热活到了102岁。不管谁影响了谁,也不管或许只是偶合。从他俩毕生艺术探索之厚度和广度来看,还是苏拉热更胜一筹。

据说苏拉热从儿童时就对黑色情有独钟,他一辈子一条道走到黑,终于在西方艺术圣殿修成正果。他就像是画家中的科学家,一生只研究黑。他穷尽自己所能,表现黑在视觉艺术上的可能性。他后期“全黑”的画,很难通过照片和印刷品来真切体会原作的活力,因为他的作品基本是用工具刮擦出来的,利用颜料立体角度的不同,造成对光的折射的变幻,视角略变,画面也变,让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反应。

苏拉热的画,给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感受。富有诗意的人可能会因此想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而我这样

的俗人则联想到了太阳能光伏板……

在现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中,艺术家有点像科学家,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探索路径和独特的建树。蒙马特高地卖出的几十块几百块的商品画,可以抄袭、模仿或拼凑名家风格,没有人会苛刻批评他们。但进入学术体系,进入艺术殿堂,这是绝不可以的。如同难以想象一个没有自己独特发现和严谨论证,靠抄袭和七拼八凑前人成果的人,可以去拿诺贝尔物理学奖。

苏拉热在艺术界的崇高地位,也是如此。他太独特了。他突破了人们视觉经验的习惯,启迪了视觉艺术表现的新思路。他影响了许多艺术家。我国从事抽象艺术的画家中,也不乏苏拉热的影子,大家不妨自己去找找看。

但我真想熟中国画史的朋友可能会不买账。苏拉热说:“黑色是一种颜色,同时也不是一种颜色,当光线照在黑色上,黑色就发生了变化,黑色的精神世界由此打开。”这有什么稀奇,不就是“墨分五色”嘛!唐代张彦远早已提出了这个艺术观点!

中国古代也有画“黑画”出名的,如明末清初的龚半千(龚贤),画史有将其画风分为“白龚”和“黑龚”。他的黑,往往经过数十层皴染,墨色厚重丰富。他对黑白也有独特的见解:“非黑,无以显其白;非白,无以利其黑。”

多超前的艺术观念!但愿孕育了“墨分五色”艺术理论以及龚半千这样画家的土壤上的后世艺术家们,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富有艺术智慧,像苏拉热那样认准了就走一条道走到黑,不要总是东张西望,邯郸学步,失却了自己的思想和风范。

了。这可能是编剧赋予吕青山短暂回归家庭后的一场情绪延宕,也可能是导演为了黄磊在综艺中塑造的厨子形象故意加的一场戏。不管是哪种意图,这场戏都从温馨的调子变成了喜剧场面。

由此可见,演员频繁暴露自己的私生活给观众看,会导致演员演什么都像他自己,为塑造角色加大了难度。

电视剧的内核是戏剧冲突,不管讲述什么样的故事,人物都是推动事件发展的关键。20世纪20年代,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提出“陌生化效果”理论,也称“间离效果”,该理论分别对演员和观众提出要求:一是指演员在训练时应该充分融入、了解角色,只有这样才能在正式演出时完美地饰演角色本身,并且有多余的空间释放出真实的自己,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完成演绎;二是指观众在看戏时不应该全身心投入进故事情节,而应该保持清醒,带着客观的、批判性的视角看完整出戏,以达到教育效果。

陌生化效果不难理解,中国戏曲与陌生化效果理论就有异曲同工之处。传统戏曲舞台上的“一桌二椅、演员的夸张、以及夸张的无实物表演技巧都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戏曲演出不需要刻意使用陌生化效果理论,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体系,观众和演员都下意识与角色保持距离,把故事当成故事看待,而不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黄磊在参加《向往的生活》之前还参加过《爸爸去哪儿2》,他通过该综艺树立了好爸爸的形象,接下来他在《小欢喜》和《小别离》中饰演父亲,因为该角色与他综艺中塑造的形象一致,所以剧中并无突兀的感觉。自从“黄小厨”横空出世,黄磊又与爱做饭的人设绑定在了一起,就算是饰演严肃、疲倦的县委书记也会让人觉得他会找机会露一手。演员与角色达成间离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但在当下,当演员参与综艺成为一种日常,要求演员与观众保持距离是越来越难了。

《县委大院》:黄磊演的书记沦为『黄小厨』了?

◆ 刘坤

坂本龙一,又感伤又治愈

◆ 潘真



若不是这场疫情,我们本来是有机会在北京聆听坂本龙一现场演奏的。前年2月,独奏音乐会被迫改为线上。当远在纽约的坂本龙一,用马林巴木槌敲击铙钹时,铙钹的特写镜头中出现了“Made in Wuhan, China”(中国武汉制造)字样。音乐家用自己独有的方式,问候中国观众……

刚刚过去的12月18日,世界杯狂飙也未能掩盖坂本龙一“Playing the Piano 2022”(坂本龙一:钢琴演奏2022)的热度。这场制作精良的线上音乐会,身患绝症的坂本龙一说“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世界各地的听众沉浸其中,又感伤又治愈。

坂本龙一何以抚慰人心?

他不是循规蹈矩、曲高和寡的作曲家。他同时听着甲壳虫、滚石和巴赫,海顿长大,然后以德彪西为终身偶像。他的音乐,内涵丰富,复杂多变,行云流水般纯粹自然。一如德彪西所言:“音乐是热情洋溢的自由艺术……像自然那样无边无际,像风、像天空、像海洋……”坂本迷们想必忘不了那帧照片:作曲家头上套着一个蓝色的桶,站在户外听雨。风声、雨

声、鸽哨、虫鸣、汽笛、冰雪融化……声声入耳,无不在黑白琴键上变幻成立体的乐音,教你感知匆忙人生中被忽略的美。

他不是心如止水、明哲保身的作曲家。访谈中,他说过:“音乐和文学就像沙漠中的一滴水,可以滋养那些在获得水、食物和医疗后处于极度压抑状态的人。我想这就是人类不停创造、艺术不间断的原因。”2020年12月12日,在东京的广播室里,现场没有听众,他直播一场钢琴独奏音乐会,“面向彼时正在新冠疫情的昏暗隧道中徘徊的全世界”。对这个世界,他饱含深情,所以他关注大地震、海啸、核泄漏、战争、全球气候变暖,这种种问题都被写进了曲子里。作品《解体》的开头,被闷住的钢琴弦发出短促、刺耳、令人不安的声音,是作曲家用一架海啸后幸存的破钢琴弹奏的。

他是向死而生的孤勇者。2012年起跟拍他的纪录片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得知他的病情后,难逃地想中止拍摄。主人公却鼓励导演继续,“因为我想,现在他的电影有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时刻。”他一次次被确诊、动手术,又一次次重返音乐——重启人生。他写过一篇文章《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夏日漱石死于胃溃疡,终年49岁。相比之下,即使在最初发现癌症的2014年于62岁去世,我也足够长寿了。患上新的癌症,如今迎来了70岁,虽然不知道在今后的生活中,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但算是难得活下来了,我希望像敬爱的巴赫和德彪西一样创作音乐,直至最后一刻。”

不知有多少爱乐者像我一样,因喜欢一支主题曲而去找寻那部片子。被大众尊称为“教授”的音乐大师坂本龙一,年少成名的往事也耐人寻味。当年,大岛渚导演看中坂本龙一的俊俏外貌,请他出演反战新片《战场上的圣诞快乐》。醉心于音乐的坂本龙一对表演兴趣不大,跟导演提出如果能为电影配乐就出演,没想到导演一口答应。后来在世界范围流传的经典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就是坂本龙一为这部电影制作的主题曲。他首次尝试电影配乐,一曲成名。

“音乐不仅仅是声音的设计,而且要传达一些东西,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可谓作曲家的经验之谈。正是那些“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东西”,抚慰了人心吧。

